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雷峰塔奇傳

第十回 淹金山二蛇鬥法 疊木橋兩怪敘情

詩曰： 求僧難釋許郎還，遂叫名山波浪翻。
幾度春風情宛轉，相逢疑是夢中看。

且說白氏當日自漢文出門之後，心神不寧，盼至日暮，不見回來，眼跳耳熱，十分著急。叫聲：「小青，相公今早出門去徐家，因何至今未回，我心甚懸。」小青道：「娘娘既然懸念，待小婢去看便知。」遂駕起妖雲，在半空中四下觀看。徐家寂寂，並無形影，回頭望金山寺一看，卻在寺中。隨轉雲頭回來，叫聲：「娘娘，原來相公是去遊玩金山寺，因此未回家。」白氏聽罷，不覺滿面愁容，雙眼垂淚。小青慌忙問道，白氏歎道：「小青，你怎知道，這金山寺有個老和尚，名喚法海禪師，法力高強，十分了得。相公此去寺中遊玩，他必然會共相公道破你我的根基，相公一定被他留住，夫妻恩情從此斷絕了。」說罷，悲泣起來。小青勸道：「娘娘何須悲痛。前年茅山野道妄誇利害，尚被娘娘所弔，今日何怕金山禿驢。」白氏道：「小青，你但知其一不知其二。這法海佛法高妙，非比茅山。如今不可用強，我和你同去金山，哀求禪師，看他肯將相公放出否。」小青道：「娘娘主意不差。二妖即刻駕雲來到金山寺，按落雲頭，行到山門，看見一個小沙彌坐在寺前。白氏近前叫聲：「師兄，煩你進去稟上老師父，說我們是許相公的親眷，要來尋許相公回去的。」小沙彌聽罷，即到方丈裡面稟道：「啟上師太得知，山門外面來了兩個婦女，說是許相公的寶眷，要來尋許相公回去哩。」法海笑道：「無知孽畜！好不知死，敢到此間。」遂即頭頂毘盧帽，身穿紫袈裟，左手執著龍禪杖，右手捧著金鉢盂。法海抖擻精神，移步出了山門。手指白氏罵道：「孽畜！我是佛門慈悲，念你修行年久，不忍加害。你們迷惑漢文這也罷了，今日大膽，敢上吾金山。好好退去，饒你性命，不然可惜你千年道行，一旦化為灰燼，悔時晚矣。」

白氏無奈，跪下叫聲：「佛爺，念小畜非是迷惑漢文，與他數載夫妻，皆係前緣，萬望佛爺廣行方便，放漢文出來，感恩不淺。」法海道：「我豈不知你與他實係前緣，但汝今已經懷孕，不可再戀漢文，趁早回山以待孕期。若還在此饒舌，休怪我不慈悲。」白氏哀求數次，法海只是不依。

小青在旁看見，按不住心頭火發，罵道：「禿驢！你既是佛門弟子，方便為先，若拆散人間恩愛，永墜地獄。待我拿你這禿驢，碎屍萬段，方消此恨。」說罷，將身畔紅綾帕解下，祭在空中，變作一條火龍，望法海面門燒來。法海看見，呵呵大笑道：「你這小可伎倆，亦要班門弄斧。」遂將右手鉢盂舉起，將火龍收在鉢內。

白氏也發了性，叫聲：「和尚看寶！」口內噴出一粒寶珠，光華奪目，望面門打來。法海看見，覺得心驚，只得又把鉢盂察在空中。只見霞光萬道，瑞氣千條，隔住寶珠，隨向白氏頭上罩來。白氏看見佛門寶貝，驚得魂飛魄散，急急收了寶珠，同小青駕雲逃走了。

法海收起鉢盂，轉身入寺，到大殿上坐下，命擂鼓撞鐘，聚集闔寺僧眾。法海開言道：「你們眾人聽吾吩咐：妖蛇今日共我鬥法，看見佛寶，飛身逃去，其心不甘，今夜必然復來水淹金山，溺死鎮江無數生靈，總是天數使然。我今付你眾人靈符各一道，今夜貼在手中，我將紫袈裟罩住寺口，不怕妖蛇水厄。今夜，我鎮住山門，看妖蛇怎生作狀。你眾人亦須小心在意。」大眾遵命，領了靈符，各去準備不題。

再表白氏同小青逃回家中，雙眼流淚。小青叫聲：「娘娘，可恨法海禿驢堅然不肯放相公出來，寶貝又被他收去。小婢今夜同娘娘再去金山拿這禿驢，尋回相公何如？」白氏歎道：「小青，他法力高強，更兼鉢盂利害，是你親眼看見的，幸得我們走離，不致鉢下亡身。今夜再去，惟有拜懇哀求，看他肯回心否。」

看看紅輪西墜，玉鏡東升，二妖依舊駕雲來到金山。看見法海坐在寺前，寺門緊閉，天羅地網布列山門。白氏同小青跪下哀求道：「佛爺，望你大開慈悲，放出許郎，小畜們永戴二天。」法海喝道：「孽畜！許生已削髮，在寺出家為僧了，你們再休想他，早早回穴，免喪殘生。」白氏見他口氣太硬，料他必不放出，同小青立起身來罵道：「殘忍禿驢！離我夫婦，與你誓不兩立。」遂噴出寶珠，向面上打來。法海忙祭起鉢盂收了寶珠，隨手祭開禪杖要打白氏。幸喜空中來了救星，你道救星是誰？原來是上界魁星。因白氏腹中懷個狀元，非同小可，因此被魁星將筆尖架住禪杖，救了白氏。白氏得命，同小青駕雲走了。法海看見，已知就裡，收了禪杖，將紫袈裟罩住寺門，踏罡步鬥，護住金山不題。

這白氏同小青逃歸，咬牙切齒恨道：「這禿驢真個可惡！留我情郎，收我寶貝。罷了，一不作二不休，待我下個毒手，淹倒金山，溺死這滿寺的禿驢，以釋此恨！」小青聽見，滿口贊頌。白氏遂同小青駕雲飛在空中，念動真咒，驅動四海龍王。不一刻，四海龍王齊到，口稱：「娘娘有何法旨？」白氏道：「令你們取水淹倒金山。」

龍王領命，即刻率領魚兵蝦將興雲布雨。倏忽，滿地滔滔銀濤雪浪，淹上金山。法海看見水到，念動真言，將袈裟抖開，眾僧將靈符望水丟下，只見水勢倒退，滔滔滾下山去。眾龍王霎時收束不住，水勢滔天，淹下山去。可憐鎮江城內不分富貴貧賤，家家受難，戶戶遭殃，溺死無數生靈。

白氏看見大驚，忙對小青道：「你看，海水不能淹上金山，反溺死鎮江無數生命，我今犯了彌天大罪，不如今你逃回清風洞暫且棲身，再作道理。」小青道：「娘娘主意得是。」白氏辭謝了龍王，龍王率領眾水族回海去了。白氏連忙同小青縱起雲頭，竟歸清風洞。

正是：

此日能招千里浪，他時棲壓在雷峰。

再表金山寺僧眾忙亂了一夜，到得天明，法海退了法，收起袈裟，回寺進入方丈。眾僧問安已畢，法海對漢文道：「你妻小水淹鎮江，浸死無數生靈，犯了彌天大罪，如今逃歸清風洞躲避。此地亦非你久居之所，且你罪限已滿，可以回鄉。我有個師弟，在杭州靈隱寺做住持，我今修書一封付你帶去，你可在他寺中享清閒之福，免受紅塵災厄。」說罷，遂寫書一封，付與漢文。漢文拜謝法海救命之恩，接過書，別了法海，取路下山。遙看鎮江，盡是茫茫白土，料想徐家亦必遭此禍，心下好生悽慘。一路上飢餐渴飲，暮宿朝行不題。

再說白氏在洞思憶漢文，終日悲感。小青近前勸道：「娘娘且免憂愁，待小婢前去金山寺打聽相公消息，再行計較何如？」白氏點頭依允。小青遂即駕雲來到金山，搖身一變，變作飛蛾，飛入寺內，盡知漢文的情由。忙即飛身回轉清風洞，將法海令漢文回杭州的情節細細述與白氏知道。白氏聽見大喜，連忙同小青出洞，駕雲往杭州而來。

二妖在雲端，看見漢文行到杭州，地名疊木橋，遂即按落雲頭，一路迎來。叫聲：「官人何往？」漢文舉目一看，驚得魂不附體。白氏淚流滿面，叫聲：「官人，你聽信邪言，疑妾為妖，妾共官人結髮以來，數載經營，贊成家計，縱使妾果是妖，並無害你身體分毫，官人請自三思。」漢文道：「我今已出家了，你不須再來纏我。」白氏冷笑道：「官人，你真呆了。你要出家，許家宗脈責誰傳續奉祀，且腹中孩子是你的骨血，官人縱不念夫妻之情，亦須念父子之愛。」說罷，悲啼起來。

漢文被他抓著根頭，半晌無言，又想起數年恩愛，心中有些不忍起來。

小青近前叫道：「相公不須過疑，小姐因重名節，不肯失身他人。因你遊玩金山，幾日無見回家，主婢二人放心不下，親往金山尋訪相公。不料水漲，鎮江滿城受難，幸得我們同在金山，不致葬於魚腹。但家園崩塌，我們進退兩難。因前年相公在蘇州受罪時，小姐私寄有數百金在杭州李姑爺處，如今思量無策，要回杭州，且喜天幸此處遇著相公。萬望相公轉回心意，不可辜負小姐一片苦心。」；漢文聽罷，不覺心酸，叫聲：「賢妻，愚夫一時矇昧，誤聽禿驢邪言，錯疑賢妻，望賢妻恕罪！」白氏牽住漢文的

手，叫聲：「官人若肯回心，不致妾有白頭之歎，就是官人的仁慈了，何罪之有。」漢文大喜，叫聲：「賢妻，我們如今要棲身何地？」白氏道：「官人，我們現有銀兩寄在李家姑丈處，如今同去他處，將銀兩圖個生計，將來再作商量何如？」漢文道：「賢妻主意不差。」於是三人同歸錢塘。

這一去，有分教：親上加親，仇裡添仇。要知後事，且聽下文分解。